

历史进化论

LISHI JINHUALUN



○ 章笑力 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历史进化论

章笑力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进化论 / 章笑力著.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672-0991-6

I. ①历… II. ①章… III. ①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K0



历史进化论

著 者 章笑力

责任编辑 李 兵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5222617(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24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991-6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历史的解释

历史是复杂的，因而，在对历史的解释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考察对历史的解释，不难发现它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思辨色彩浓厚的历史解释，一种是根植于历史现实的解释，一种是预测性的解释。

思辨的历史解释是一种想象大于历史事实的解释，它主要以某种观点为支撑，让历史事实围绕它转，或者说历史事实为它服务。这种历史解释或许说出了某种令人深思的观点，但是，它的解释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纯属是一种图嘴巴快乐的解释，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解释。

根植于历史现实的解释则相反，想象在这种解释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会任由想象牵引历史事实，而是主要依托历史事实来得出一些言之有理、水到渠成的结论。这是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推崇也是他们努力实践的研究方向。这种历史解释固然也能够得出一些深刻的观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自娱自乐的解释。

预测性的解释更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刻的把握和研究，而

后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推理想象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预测性解释也需要想象，但是，它的想象不是空穴来风式的，或者说拍拍脑袋而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历史事实，依托整体历史，并对它进行充分而深入的研究，梳理出一些线索，做出较为可靠的预测，从而更有力地引领历史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改造了历史，历史解释也成为了一种实实在在有用的学问。这是本人研究的方向，也努力贯彻在本书的研究中。

是为小序。

2014 年 8 月

目 录



序言：历史的解释	1
第一章 对历史进化观点的分析	1
第二章 新理论的确立：历史选择理论	11
第三章 历史选择法则一：变异进化	49
第四章 历史选择法则二：趋同进化	68
第五章 历史选择法则三：淘汰进化	95
第六章 历史选择：最适者领导世界	112
第七章 中国是下一个领导者吗	135
第八章 历史进化的方向	149
参考文献	153
后 记	156

第一章

对历史进化观点的分析

正如自然界的物种在不断演变进化一样，人类历史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且不说现如今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就是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就已经认识到古今发生的变化。例如，中国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其《五蠹》中就鲜明地指出古今有异，这里仅引他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孔子对历史永恒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并具体指出了春秋时期社会变化加速的过程。“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晋史墨也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虽然在对历史变化的认识上古今几乎一致，但是，对历史如何变化以及向何处发展却是各不相同。这些看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进化论，即历史向前发展；一类是历史退化论，即历史向后发展；一类是历史循环论，即历史走马灯式周而复始地变化。在这三类看法中，前一类在工业革命后占据主导地位，是社会普遍的认识；后两类在工业革命以前很有市场，甚至是主流的观点，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它们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历史退化思想出现在历史发展的早期。由于历史巨变导致现实社会的无秩序感和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并且，完美的社会政治理想又无法实现，于是，就有部分思想家、史学家提出历史回归先前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当下发生的变化是丑陋肮脏的，先前是大治的时代，代表着正义、进步和高道德水准，人类应该回归到先前的年代。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当属中国古代的老子。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也就是说，老子认为历史应该回归到纯朴的与世无争的远古时代。孔子也表达了与老子类似的思想。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

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在孔子看来,尧、舜时代天下为公,社会公平和谐,是统治的楷模。历史应该向尧、舜时代靠拢。虽然历史复古主义与现实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也因此销声匿迹了,但是,对美好社会的憧憬,特别是大同世界的提出,还是让后人看到了这种思想中的可取之处,或者说它其中的一些元素涵盖了历史发展的目标。

历史循环论也是一种古老的观念,它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只是作简单的重复循环。循环论历史观在中国古代颇为流行。战国时代的孟子就认为历史的变化是一种治乱循环的过程。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治乱”循环周期约为五百年,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战国末期邹衍则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兴亡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循环的结果。而董仲舒主张历史按黑统、白统和赤统的固定秩序循环进行,即“三统说”。循环的历史观也是西方古典史学家的主要历史观。古希腊诗人赫西阿德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五个时代,其中“黄金时代”是人类最理想的时代,“黑铁时代”则是人类最黑暗的时代;人类历史就是由“黄金”到“黑铁”再回到“黄金”这样一个治乱更替、循环不已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六种政体,即君主制、王权制、暴君制、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这六种政体循环反复,推动历史发展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历史循环论与历史退化论相比,它也包含了退化的思想,但它是一种有限的发展理论,而后者则是静止的发展理论。不过,历史退化思想还有些可取之

处,历史循环思想则很少有值得称道的内涵,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王朝轮回的观念更是乏善可陈。

与历史退化论、历史循环论相对照的是历史进化的思想。我们知道,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往前看成为看待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式。不过,由于时代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以及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历史如何向前发展以及发展的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譬如古代的韩非子虽然认为历史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受限于时代,在他看来,君主专制恐怕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很显然,君主专制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君主专制已被历史淘汰,不复存在。再如近代的黑格尔是一个历史进步论者。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也是“自由意识进展”的过程。也即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前进上升的过程,并且,由于世界历史统一于世界精神的实现,它也是一个自由意识不断增进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作为承载世界精神的民族,仅仅占据一个阶段,仅仅完成全部事业中的一项工作。当这个民族衰颓灭亡时,另一个承担世界精神的民族代之而起,成为新的获得幸运和光荣的民族,继续开创接续下去的事业,推动世界精神向更高原则迈进,而自由意识也据此逐渐由“东方”渐次向希腊、罗马西移至并终结于日耳曼世界,如自然界的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根据这样一个认识,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东方世界”是人类的幼年期,也是历史的起点,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东方世界是专制政体,其特点是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即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多数人是不自由的,一切都隶属于君主。东方世界的这种自由是自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希腊世界”是人

类的青年期，“罗马世界”是人类的壮年时代。这两个世界是民主和贵族政体，其特点是只有“一些”是自由的，即只有少数人是自由的，大多数人是不自由的，而且，这少数人的自由也很短暂。希腊罗马世界虽然开始发展自由意识，但是，这种自由还是没有摆脱自然的印记。“日耳曼世界”是历史的“老年时代”，也是历史的终点。历史的“老年时代”和自然界老年时代的衰弱不同，它“完全成熟并充满力量”。这一阶段“全体”都是自由的，即在日耳曼君主政体下，人人都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觉的自由。应该说，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促进人的自由，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在这一点，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思想充满了思辨和唯心的色彩，也并没有指出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和方式。这无疑是黑格尔历史进步思想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又如福山也是个历史进步主义者，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是具有方向性的，而且，这个历史的方向始终是向前的。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世俗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因而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换句话说，在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胜利，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历史发展之所以有方向性，是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这两个因素。“自然科学使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也具有普遍性”，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可逆的趋势，同时，也使整个人类社会朝着同质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通过两种方式来推动历史的趋同：一是战争，二是经济发展。战争会让每个国家改造自身的管理方式，确保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科技的发展，结果造成所有国家向着同一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国家迈进。“战争以一种非常敏锐的方法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性，

而且也是最能检验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标准。”^①经济发展使得不同文明的国家走向“同质化”的现代化道路,因为科技进步圈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推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去同化取代传统的组织形式。“经济增长为所有社会带来了某种统一的社会变革,无论它们过去的社会结构如何。”^②不过,福山认为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把历史引向自由民主制度,还需要通过“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才能推动人类走向自由民主制度。他认为,这种“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欲望是人的本性,这种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正是它推动着被压迫人民去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当人性中“获得认可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历史也就终结了。不难看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福山认为的历史发展的目标,并且,他也看到科技和经济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将“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欲望看做是历史发展的主力,或者说造成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的“承认要求”看做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一种唯意志论,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上他和黑格尔倒是很一致,这大概也是西方哲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的特点,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通病。

对带有唯心色彩的历史进化论分析完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另一类的历史进化论,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论。马克思、恩格斯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3.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6—87.

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随着社会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关系的变迁、更替,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历史的发展或者说社会的发展。就此,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②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历史的进步建筑在实在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像黑格尔将其建筑在想象的世界精神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这种自然历史进程给出了具体的发展阶段,即“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③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对原始社会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原始公社取代了作为过渡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同时,马克思还对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判断,即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人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历史的发展。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依存是第一阶段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一阶段个人完全从属于、依赖于他人或某种社会组织,个体还未意识到自由,或者说,自由还只是自然的自由,或是一种极大的不自由。在历史的第二阶段,原先人依赖人的关系发展为人依赖物的关系,即个体不直接依赖于他人,而是表现为对劳动的物化形式——商品、货币的依赖。这种依赖一方面使个体不再从属于他人,获得了一定形式的独立性,具有了一定的自由;另一方面,毕竟这也是一种依赖,受到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摆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可以说,第二阶段的独立和自由是一种过渡状态的自由和独立。到了第三阶段,由于商品、货币和市场将趋于消亡,个体不再依赖物,也不会再依赖于他人,而是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社会生产过程和本身的所谓政治生活过程。这将是一个人获得高度自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得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上述可知,马克思认为的历史发展除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物质基础的极大丰富,还包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撇除任何一方,都不是马克思的本义,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4.

恩格斯也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去发现支配历史自身的规律，他指出在历史领域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不过，他又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即“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①。也就是说，恩格斯不仅看到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也看到了历史发展中的人的意志因素。不仅如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说”，进一步探讨了人的意志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或者说进一步明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在 1890 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制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恩格斯强调了人的意志的作用,但是,这是以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为前提的。也即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方面,经济因素是第一位的,人的意志是第二位的。并且,经济因素具有必然性,人的意志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或者说盲目性,但它受制于经济因素,因而,历史不会胡乱发展,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规律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历史发展除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物质基础的极大丰富,还包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历史进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很大的说服力,或者说在解释历史发展上也很充分,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对具体的进化方式上以及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领导者等方面还是语焉不详,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97.

第二章

新理论的确立：历史选择理论

在对各种解释历史发展的理论进行较为具体地阐述后，我将给出我的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我们知道，历史纷繁复杂，它是一个由经济和科技、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综合体。面对这样一个看似变幻莫测的综合体，需要有足够长的观测时间才能对其起源、发展和未来的走向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如果观测时间短了，就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结论。上一章韩非子的关于历史发展至君主专制的观点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不仅如此，黑格尔的历史终结于日耳曼君主政体也或多或少证明了上述的观点。因而，时间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历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缺失了时间坐标，历史研究就会得出可笑的结论，乃至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结论。那么，对于历史研究，怎么样的一个观测时间才算是合适的时间呢？不同时代也许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知道，21世纪，科技已从动力机械时代向信息技术时代发展，并正全面取代人类的各方面能力，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地球上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终结”阶段。正是基于此，所以我认为现时代，或者说21世纪是观测、研究历史